# 烈女又名金凤钗全

烈女

元朝大德年间，扬州有个富人姓吴，曾做防御使之职，人都叫他做吴防御，住居春风楼侧，生有二女心个叫名兴娘心个叫名庆娘，庆娘小兴娘两岁。

早在强褓之中，邻居有个崔使君，与防御往来甚厚。

崔家有子，名曰兴哥，与兴娘同年所生，崔公即求聘兴娘为子妇，防御欣然许之，崔公以金凤钗一支为聘礼，定盟之后，崔公合家多到远方为官去了。

一去十五年，竟无消息，此时兴娘已经十九岁，母亲见他年纪大了，对防御道：

「崔家兴哥一去十五年不通音耗，今兴娘已长成，岂可执守前说，错过他青春？」

防御道：「一言已定，千金不移。吾已许吾故人了，岂可因他无音耗便欲食言？」

那母亲终究是妇人家识见，见女儿年长无婚，眼中看不过意，日日与防御絮聒，要另寻人家。

兴娘肚裹一心专盼崔生来到，再没有三心两意，虽是亏得防御有正经，却看见母亲说起激聒，便暗地裹恨命自哭，又恐伯父亲被母亲缠不过心时更变起来，心中长怀著忧虑，只愿崔家郎早来得一日也好。

眼睛几乎望穿了，那裹叫得崔家应？看看饭食减少，生出病来，沉眠枕席，半载而亡，父母与妹，合家人等，多哭得发昏。

临入殓时，母亲手持崔家原聘这枝金凤钗，抚尸哭道：「此是你夫家之物，今你已死，我留之何益？见物徒增悲伤，与你戴了去罢！」

替他插在髻上，盖了棺。三日之后，抬去殡在郊外了，家裹设个垂灵，朝夕哭奠。

殡过两个月，崔生忽然来到。

防御迎进问道：「郎君一向何处？尊父母平安否？」

崔生告诉道：「家父做了宣德府理官，殁于任所，家母亦亡了数年。小婿彼守丧，今已服除，完了殡葬。不远千里，特到府上来完前约。」

防御听罢，不觉吊下泪来道：

「小女兴娘薄命，为思念郎君成病，于两月前饮恨而终，已殡在郊外了。郎君便早到得半年，或者还不到得死的地步。今日来时，却无及了。」

说罢又哭，崔生虽是不曾认识兴娘，耒免感伤起来。防御道：「小女殡事虽行，灵位还在。郎君可到他席前看一番，也使他阴魂晓得你来了。」

噙著眼泪心手拽了崔生走进内房来。

崔生抬头看时，但见：纸带飘摇，冥童绰约。一缕炉烟常袅，双台灯火微荧。影神图，昼个绝色的佳人；白木牌，写著新亡的长女。

崔生看见了灵座，拜将下去。防御拍著桌子大声道：「兴娘吾儿，你的丈夫来了。

你芳魂不远，知道也未？」

说罢，放声大哭，合家见防御说得伤心，一齐号哭起来，直哭得一佛出世，二佛生天，崔生也不知陪下了多少眼泪。

哭罢，焚了些纸钱，就引崔生在灵位前，拜见了妈妈。妈妈兀自哽哽咽咽的，还了个半礼。

防御同崔生出到堂前来，对他道：「郎君父母既没，道途又远，今既来此，可便在吾家住宿。不要论到亲情，只是故人之子，即同吾子。勿以兴娘没故，自同外人。」

即令人替崔生搬将行李，收拾门侧一个小书房与他住下了。朝夕看待，十分亲热。

将及半月，正值清明节届，防御念兴娘新亡，合家到他□上挂钱祭扫。

此时兴娘之妹庆娘已是十七岁心同妈妈抬了轿，到姊姊坟上去了，只留崔生一个在家中看守。

大户家女眷，出外稀少，到得时节赎边，看见春光明帽，巴不得寻个事由来外边散心耍子，今日虽是到兴娘新坟，心中怀著凄惨的，却是荒郊野外，桃红柳绿，正是女眷们游耍去处。

盘桓了一日，直到天色昏黑，方才到家。

崔生步出门外等候，望见女轿二乘来了，走在门左迎接，前轿先进，后轿至前，到崔生身边经过，只听得地下砖上，铿的一声，却是轿中掉一件物事出来。

崔生待轿过了，急去抬起来看，乃是金凤钗一枝。

崔生知是闺中之物，急欲进去纳还，只见中门已闭，原来防御合家在坟上辛苦了一日，又各带了些酒意，进得门，便把门关了，收拾睡觉。